

上師（上）

（The Guru）

Chögyam-Tyungpa 著

李豐斌 譯

談到修行，我們就面對了和一位導師、喇嘛、上師（將引領我們修行的人的任何稱呼）之間的關係。這些字眼，特別是「上師」一詞，在西方世界已被賦予一些意義與聯想，它們形成誤導，而且一般說來，都會使「追隨一位導師修行的意義何在」這問題變得更為混淆不清。這並不是說東方人懂得和上師之間建立何種關係，而西方人就不懂，其實這個問題是普遍存在的。人們要修行時，對於要獲得什麼，以及應如何與學習的對象相處，大多已有某些固定的觀念。在這些先入為主的觀念中，「我們將要從上師身上『獲得』某些事物——幸福、心靈的平靜、智慧以及所追求的一

切」，是最難以解釋的。因此，我認為將某些有名的學生處理「如何修行以及與導師建立關係」的例子拿來研究，可能對我們自己的探求會有些幫助。

馬爾巴是西藏著名的上師，同時也是噶舉派的一位主要大師（我本人也屬於此宗）。他是印度宗教導師那諾巴（Naropa）的學生，同時也是他那位最有名的衣鉢傳人密勒日巴（Milarepa）的導師。馬爾巴是一位自力修行成就的典範，他生在一個平凡的農家裡，但在他幼年時，就選擇了學術和僧侶作為出人頭地的途徑。我們可以想像在當地傳統宗教氣氛的約束下，以一個農夫之子，需要多麼大

的努力和決心才能爬到僧侶的地位。在西元第十世紀的西藏，像他這種出身的人要獲取任何社會地位——如商人、盜匪或特別是僧侶，其途徑並不多。在當時若要加入僧侶的行列，就等於是讓自己成為醫生、律師及學院教授，三種角色合而為一的。

馬爾巴從研究藏文、梵文與其他幾種文字，以及印度的通行口語下手，經過三年的苦讀，他已經能以學者的身分賺錢，而且以所賺的錢當作參學的費用，最後終於成為佛教僧侶。這樣的地位已為他贏得某種程度的名聲和尊敬，但馬爾巴還有更大的志向，他雖已結婚生子，仍然繼續儲蓄，直到積聚了鉅量的黃金。

這時馬爾巴向親友們宣布，他打算到印度去旅行，以求取更多的佛法。當時印度正是佛學的研究中心，那爛陀大學是最偉大的佛教聖人和學者匯集的所在地。馬爾巴想要學習並收集西藏人不知道的經文，將它們帶回家鄉，翻譯成藏文，讓自己成爲一位根底紮實的偉大學者兼翻譯家。以當時乃至近代不久之前，去印度旅行須長途跋涉歷經險惡，馬爾巴的家人和村裡的長老都勸他打消此一計劃，但他心意已決，因此在一位同修的陪伴下踏上旅途。

經歷數個月艱困的旅途，他們越過了喜馬拉雅山進入印度，再向孟加拉前進，然後分道揚鑣。他們都有極優秀的語言與宗教根底，因此決定分別去尋找各適於自己的導師，在分手之前，他們商定會合之後，再一起回家鄉。

馬爾巴旅行經過尼泊爾時，他聽到宗教導師那諾巴——一位馳名遐爾的人的大名。那諾巴是當時那爛陀大學的住持，那所大學是被推許爲世界

上最偉大的佛學研究中心。就在那諾巴事業正達於巔峰時，他察覺到自己能瞭解佛教的學理，但對於它的真正涵義卻不能確切掌握，因此他放棄職位，起程去尋覓另一位宗教大師。十二年當中，他在導師蒂諾巴（Tiṅpa）的調教下，過著極艱困的學習生活，最後終於修證成就。當馬爾巴聽到他的大名時，他已被譽爲歷來最偉大的佛教聖者之一，自然而然地，馬爾巴即刻起程去找他。

最後，馬爾巴找到那諾巴，他正住在孟加拉森林裡的一幢簡樸的屋子裡，過著貧窮的日子，他原先期待所要找的聖者應該是住在一個很有宗教氣息的地方，因此他有點失望。然而，馬爾巴的心正眩於這陌生國度的奇異性，因此即打算將標準放寬一些，心裡想著：這或許是印度教導師的生活方式吧！此外，他對那諾巴聲名的推崇也超過了眼前的失望，因此他將所有大部分的黃金都供養那諾巴，要求傾囊相授。馬爾巴向那諾巴說明自己已婚，是個來自西藏的僧侶、學者

兼農夫；並說他不願意放棄憑一己之力建立起來的生活，要收集佛學教理回西藏去翻譯，以便賺取更多的金錢。那諾巴輕易地就同意了馬爾巴的要求，開始教導他，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。

過了一段時間，馬爾巴認爲他所學到的佛法已經足夠達成自己的目的，於是束裝返鄉，他朝一個大城鎮的客棧前進，然後在那裡與昔日相約旅行的同伴會合。兩人坐定後，互相比較各自努力的成果，當馬爾巴的朋友看到他所學到的佛法時，就哈哈大笑地說：「你所學的都沒有價值！我們西藏已經有這些教理了。你應該去找一些更具震撼性、更稀罕的東西，我從每位偉大的導師那兒都獲得了許多奇妙的教理。」

馬爾巴當然產生非常大的挫折感，並且很生氣——長途跋涉而來，歷盡如許的艱辛，又花費如此多錢。因此，他決定回去找那諾巴，再試一次。當他到達那諾巴的茅舍，並要求傳授更多、更奇異、更深入的教法時，

出乎意料之外地，那諾巴告訴他說：「抱歉！你無法從我這裡獲得。你必須離開，從一位名叫庫庫里巴（Kukubā）的人那兒求取教法。這段旅程十分艱苦，尤其庫庫里巴住在一個有毒大湖中的島上，假如你想要獲得這些教法，就必須去看這位導師。」

此時的馬爾巴絕望極了，因此他決定去嘗試這段旅程。假如庫庫里巴知道一些甚至連偉大的那諾巴都無法教導的教理，而且還住在一個有毒的湖中島的話，那麼他一定是位相當了不起的導師和偉大的神秘主義者。

於是馬爾巴便起程上路，並設法越湖到那島上，隨即著手尋找庫庫里巴。終於他發現一位全身污濁的印度長者，住在一個被數百隻母狗圍繞著的地方。那情景至少也可說是詭異異常，馬爾巴還是試著上前和庫庫里巴說話，可是後者卻說了一堆胡言亂語，庫庫里巴似乎只是在胡扯。

這情景幾乎令人無法忍受，而且不僅庫庫里巴所說的盡是些難以理解的話，馬爾巴還要時時刻刻提防著那

數百隻母狗，以免被咬傷，每當他安撫了一隻狗，另外一隻就會跟著叫，作勢要咬他。最後，馬爾巴幾乎要發瘋了，於是他完全放棄了，不再試著作筆記，也不再嘗試去接受任何一種秘密的教理學說。但就在這關頭，庫庫里巴開始用完全可以理解的清晰語言，及連貫一致的聲調向他說話，而那些狗兒也不再纏著他，馬爾巴遂領受了教法。

馬爾巴在庫庫里巴處修學完畢後，又再度回到最初的導師那諾巴身邊。那諾巴告訴他：「單從理論上吸收教法是不夠的，現在你必須回西藏去教導人們，你必須親身去體驗一番，然後才可以再回來作進一步的研究。」

於是馬爾巴再度和他的同修會合，兩人都帶了許多經典文稿，一起踏上漫長的歸程。就在歸途上，他們互相討論各自所學的教法，馬爾巴很快地就察覺到這位朋友似乎越來越想打聽他所收集的資料，這令他感到不自在。他們似乎一直圍繞著這個主題交談，談也談不完，他的同伴終於確定

馬爾巴比他自己學到了更多的教法，因此變得非常嫉妒。當他們坐船要渡河時，馬爾巴的同伴開始抱怨他們倆所帶的行李太佔位子，令他覺得不舒服，他換了座位，佯裝要使自己坐得舒服些，就在他這麼做時，他卻將馬爾巴所有的經典文稿都拋到河裡去。馬爾巴費盡全力去搶救，但它們都沉沒了，他花了許多心力去收集的經文在一瞬間全化為烏有。

因此，馬爾巴回到西藏時內心甚感悵惘，他有許多旅行的故事可說，但沒有具體的資料好證明他的知識和經驗。雖然如此，他仍繼續工作和教學了好幾年，直到後來，連他自己都感到驚訝，因為他已體會即使當時能搶救那些筆記文稿，對此刻的他而言，也已經沒有用了。他在印度時，只將那些不瞭解的部分記下來，而和自己經驗吻合的部分則未記錄。幾年下來，他才發現那些教理已經紮紮實實地成為自己經驗的一部分。（未完待續）